

花鶴火

光泰著

14831

火鹤花

(台湾) 光泰著



200075275

华艺出版社
图书馆

1247.51 (271)

火 鹤 花

华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1号)

(邮政编码: 100010)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字数: 215千字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7-80039-370-4/I·181 定价: 3.95元

繁忙的工商业舞台，现代的女性角色日趋复杂——她既要有女性的温柔细密，又要兼具男性的积极主动，她们像极了一种花——「火鹤花」。

“有的时候，实在觉得很不甘心啊！”

林静幽怨的说：“每次跟他约会，在一起固然很甜蜜，但是分手时，一想起他回去有个人在等他，而我呢？拥抱的只是长夜的孤寂……”

林静和游芯兰都在一家贸易商做事，林静在电机部，游芯兰因为爸爸就是创立这家公司的关系，现在已经成为最年轻的总经理了。由于两个人个性相若，又都是对着爱情憧憬的年龄，所以走得很近，两个人中午如果不带饭盒，就相约在公司附近的‘书乡园’吃饭——

“你知道吗？”

喝了口热汤，林静就放下汤匙，继续对芯兰说：

“昨晚我竟然打电话到生命线。”

“什么？”芯兰也紧张地望着她。

“那个时候是深夜两点，我痛苦地找不到一个人倾诉，所以我就拨了个电话，想听听别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毕竟生命线是公益团体，也许他们会有比较客观的意见。”

“没有用的，自己的事只有自己才能解决。”

“接电话的是个男孩子，我能跟他说的那么深入吗？”

“到底昨天是怎么回事？”

一颗泪水顺着林静的脸颊滑下。她轻轻地摇摇头。

“男人为什么那么可怕呢？”

芯兰不说话。

从公司一开始知道林静和张仰轩在一起的时候，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劝过她。仰轩有家，有孩子，根本不是林静爱恋的对象。

然而感情的事怎么解释呢？

为了忘掉仰轩，林静也曾向公司辞职，到日本进修了两年，说是念商业管理，其实还不是为了要逃避这段没有结果的恋情。

没想到一回来，仰轩还是找上了她，她似乎无法挣脱这张情网永难自拔——

“公司有人在说话了，你知道吗？”

当侍者撤掉主食，上咖啡的时候，芯兰就这么对林静说。

“我管他们怎么说？”林静任性地。

“不错，你和仰轩私人的事情，没有人会管你，但是如果影响到公司，就不行了。”

“什么意思？”

“你知道公司一笔中东的生意被仰轩抢跑了吗？”

原来是这样，仰轩半年前就离开公司自组一家公司，同时也拉走两三个同事，成了他们竞争的对手——

“公司是怀疑，我把客户资料泄露给仰轩？”

“你不能禁止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毕竟你们的关系是这样特别，而且这笔生意正巧出在你们电机部门上。”

“我会是这样的人吗？”

林静激动着——

“感情归感情，业务归业务，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仰轩原来就是电机部的经理啊！”

“我们是好朋友，我不得不告诉你，你们之间不再是那么单纯，甚至有人传言……”

“传言什么？”林静的嘴唇颤动着——

“是说仰轩接近我，是为了生意？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爱我，完全是利用我？以前是我的肉体，现在又附带上业务，天啊！人的嘴为什么那么毒呢！”

“我知道我说这些话会刺伤你，但是我不得不说。”

芯兰将视线由林静激动的脸上，转移到餐桌的咖啡杯上。

“原来这才是你今天约我吃中饭的目的？”

芯兰沉默着。

“你是相信他们呢？还是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可是情势……”

“看来这个公司我也待不下了。”

“林静，你说这话干嘛？”

一个人在公司的价值，完全在他工作的表现，林静头脑敏捷，组织细密，从日本回来，芯兰就百般游说她重回公司上班，林静说什么也是公司一张牌。

“为什么爱一个人那么痛苦呢？”林静喃喃低语着。

是怎么开始与仰轩有这段纠缠不清的恋情呢？

林静的思绪飞到了三年前的一个下午……

2

日昔贸易公司位于台北市松江路,是国内排名五十名之内的大贸易商。

林静大学一毕业,就考进这家公司,其兴奋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公司根据业务的不同分为很多部门——电机、化学、纺织及木材等,电机部门现在缺一个名额,你有没有兴趣去那边?”四周的职前训练结训前,人事部胡经理就这么徵询林静的意见——

“不过,我得先告诉你,那边可都是男生噢!”

“好啊!”

林静微笑地点头,也开展了人生新的一页。

日昔贸易是采开放式的设计,三百坪的空间,分成了九个部门,除了大小两间会议室,只有总经理室和财务部有独立的隔间。

胡经理带林静报到的那天早晨,电机部门正在开会,胡经理进去的时候就对张仰轩说:

“仰轩兄,这位是你们单位新来的林静,林小姐。”

那是林静第一次见到仰轩。

她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对一个新人来说，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总是紧张的。

电机部一共有五个职员，加上她才六位。

白板上写了很多的数字，看样子他们已经讨论了一会儿，仰轩仿佛没有感到林静加入，继续开他的会——

“这是我昨天接到的美洲商务办事处的资料，资料上说，根据全美最大会计事务所杜奇罗斯，发出八千多份问卷调查各界对商业道德之意见，调查结果，全球商业道德排名前五名依次为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及西德。”

“我们知道提高商业道德可增强贸易竞争力，然而我们台湾呢？说来真不好意思，现在台湾货充斥在美国每个角落，所以我们商品给人的感觉始终是便宜却不耐用，所以今后我们接单，不要老在报价上计较，工厂交货时间及品质更需注意。”

这时林静才稍微注意了一下仰轩——

仰轩三十岁，个子不算挺高，面色健康，穿着宽松的衬衫及黑色长裤，是一个长相平凡，但是很男孩子气的男人——

“我们公债还有多少？”

突然仰轩这么问其中的一个男孩。所谓‘公债金’是他们部门有人拿业务奖金时，强迫保留百分之五做部门一些临时用途，这是林静事后才知道的。

“还有三万多块。”男孩告诉仰轩。

“那中午一块聚餐，算是大家欢迎林静的加入。”

林静听了脸红起来。

“经理，你不是和我约了日本的汤浅健一吗？”

“糟糕！”

仰轩想了想然后说：

“那我们十一点半先去，那个约会只好延一下喽。”

“经理，你忘了你刚才讲的‘商业道德’了？”

“没办法啊！临时状况嘛！”

十一点二十，整组人浩浩荡荡地准备去聚餐时，游芯兰正好经过就开玩笑说：“怎么？中午就去‘酒肉’啊！”

“我们组里迎新，要不要参加？”

芯兰看到林静就说：

“你好，我叫游芯兰，欢迎你来。”

“林静你得多多巴结芯兰，她在财务部，我们的薪水就是她发的。”

当然仰轩并没有说，芯兰是总经理的女儿，但是日昔的老板也姓游，林静多少意识到芯兰的特殊身分。

“林静，这里有份资料填一下，我们要帮你办劳保。”

“谢谢。”

聚餐的地方是家日本料理店，看到老板娘与仰轩他们说说有笑的，林静可以想像他们一定常常来这儿——

“我们电机部中午活动有两个地方，不是这里，就是另外一家茶艺馆。”

部里的另外一个同事刘今灿这么对林静说：

“通常我们在茶艺馆，会玩几盘罗宋或拱猪，输了大头二头出钱，我因为牌技好，通常都有免费午餐可吃。”

整个的一天，林静都生活在兴奋与新奇之间，她开始爱上了这个环境。只因为全组都是男生，她的加入多多少少带给他们一点不便，像聚餐的时候，因为那个老板娘有点喜欢卖弄风情，如果她不在，他们之间的笑话一定更多吧！

□ □ □

游小姐，这是我的身分证影本和照片。”

林静进了财务部，就对芯兰这么说。

芯兰看到林静就停下了手边的工作，微笑地望着她——

“胡经理真是莫名其妙，把你分到那群色狼堆里干嘛？”

林静听了也笑起来——

“没有关系，胡经理也问过我的意见。”

这时芯兰就起身拉着林静到墙角的一组小沙发上——

“你明天晚上有没有空？”

芯兰一坐下来就这么问林静。

“有什么事吗？”

“告诉你一个大鲜事！”

芯兰兴奋的对林静说：

“明天晚上我妈妈要拉我去相亲。”

“相亲？”林静睁大眼睛，芯兰时髦亮丽，说什么也很难把这个古老的婚嫁方式与她联想在一块啊！”

“很惊奇是不是？”

芯兰下意识地笑了笑——

“我也不是没人追，只是老妈太急，而且我们不要把它当做相亲，多认识个朋友，不也很好？”

“对方是做什么的？”

“对方是个医生，放射科的，住在纽约凤凰城，是我姨丈的朋友。”

原来是这样，既是医生，又有缘卡，那个女孩听了不心动，难怪芯兰要去瞧瞧——

“我拉你去的意思是，一方面帮我壮胆，一方面也显得自然点。”

“我们怎么约呢？”林静问她。

“下了班一起过去！”

芯兰告诉她。

“对了！”

离去的时候，芯兰拿了一叠装了钞票的纸袋给林静——

“这是你们部里上个月报的加班和差旅费，你帮我带给他们。”

说是相亲，不如说餐叙的好，林静五点半下了班，与芯兰赶早过去，一桌人早就坐好了——

“小兰，这位就是邱先生。这是小女游芯兰。”

“叫我 David 好了。”

David 站起身与芯兰握着手——

“这是我的同事，林静小姐。”

这种饭吃起来最没味道了，一桌人正襟危坐的，当然所有的重心都摆在两位主角——邱大维及芯兰身上——

“当初爸爸也好希望我学医。”

芯兰大方的说。

“那为什么不学呢？”David 问她。

“我一看到血就会紧张，怎么学？”

“所以我这个科最好了，不必动刀动剪的为病人开刀，放射性治疗是所有医院部门最乾淨的。”

吃过了饭，两个人留下了电话号码，算是达到了这次相

亲的目的，因为如果彼此印象良好，男孩子是应该主动打电话约芯兰的。

“怎么样？你看 David 这个人还好吧？”

相完了亲，芯兰和林静并没有回去，两个人在附近先进了一家幽静的咖啡座坐下来，芯兰就这么问林静。

“不错啊！通常医生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印象中比较呆板，但是 David 挺风趣的。”

“管他！反正我电话号码，公司的、家里的，都留了，他这礼拜在台北，如果对我有意思，应该会打电话的。”

“你爸爸怎么没来？”

关于芯兰是老板女儿的事，昨天组里聚餐时，就有人告诉林静，所以林静这么问。

“爸爸就是这样，心里再急，就是不会表现出来，不像妈妈，告诉你个笑话，我妈简直比我还紧张，一下午打了三个电话，直问我穿黑色的那件套装好不好？我说好，她又说黑色不吉祥，改成绿色的，最后却变成桃色的，好像相亲的是她似的，你说好不好笑？”

“芯兰，你几年次的？”

“五十五”

“我五十四都不急，你急什么？”

“不是我急是我爸妈急，他们总觉得女孩子大了，结了婚，就了了他们一个最大的心愿，其实对我来说，结不结婚又有什么关系？”

喝了口咖啡，芯兰继续说道：

“说得不好听，以前女孩子结婚是没有生活能力，需要先生养她，现在呢？我们女人经济独立，社会又这么开放，结婚变得可有可无，你呢？有要好的男朋友没有？”

林静摇摇头——

“恋爱过，可是都没有结果。”

芯兰不想追问下去，这个时代的男孩女孩，恋爱的变数太大了——当兵啰，出国啰，遇上别的朋友啰，芯兰突然对林静说：

“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原来芯兰经过这儿的时候，发现咖啡店的隔邻不远就是家花店，于是去买了一束用玻璃纸包好的长梗而艳红的花朵回来——

“昨天是你第一天上班，我没什么送你，送你这束花。”

“谢谢你。”

林静开心的接过它。

“知道我为什么会送你这种花吗？”

林静仔细地端详着手中的那束花朵——

的确，它很特别，两片大大的花瓣，中间突出了一支长长的花蕊，更特别的是，它没有绿叶相伴——

“这种花，我们叫做火鹤花，我觉得它像极了我们这一代上班族的女性。”

林静沉默地倾听着芯兰的解释——

“它昂然、独立，不需要一片绿叶的相衬；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火鹤花的花瓣，不像玫瑰、百合那般脆弱、娇嫩，它花瓣的表皮天然产生一种具有保护作用的蜡质，其他的花朵顶多两三天的寿命，而火鹤花可以摆上一两个礼拜不凋谢。林静，你不觉得我们该学习像它这样强韧的生命力吗？”林静带着从未有过的严肃心情，望着这朵火鹤花，严肃的几近敬虔，隔了好久，她才将视线转移到芯兰的脸上——

“你知道吗？这是这辈子收到最令我感动的礼物。”

3

林静的悟性很高，再加上原来在学校就学过国际贸易，所以工作一下子就进入了情况——

“阿灿，南非方面的 L / C 开好了没有？”

上午，仰轩这么问今灿。

“昨天就收到了，我正在开 FOB。”

所谓 FOB 就是对方付关税和停泊码头费的意思。

这时林静刚巧拿了一堆表格起身——

“经理，俄亥俄州要的电视映像管，工厂好像出货有问题。”

“要赶快想办法，免得韩国方面乘虚而入。”

林静于是赶紧到电报机前拍电报。

这时阿灿跑来对林静说：

“二线有你电话。”

林静一拿起话筒，是芯兰打来的——

“告诉你个大消息。”

“什么？”

“David 打电话来了。”

真的？”

林静开心的——

“这会儿可不要我陪你了吧？”

“当然不要，”

芯兰在电话里笑着说：

“可是我还是满紧张的。”

看得出来，芯兰对 David 的印象很好，否则她的语气不会透着兴奋和期待——

你们准备在那儿约会？”

“David 要我陪他逛街，他想在国内买点东西。”

“别忘了明天中午把详情一五一十道来。”

拍完电报回座位的时候，仰轩已经不在办公室，阿灿看到林静就说：“我发觉我们经理变了。”

“哦？”

林静仍旧忙着她手里的工作。

“原来他脾气满爆的，组里的同事常常挨刮，这阵子他却像吃错药似的，脸上经常挂着笑容。

“大概我们这组业绩好吧？”

“我可不是，”

阿灿眼睛望着林静——

“你没看他不但气色红润，而且衣着也愈来愈讲究？”

“林静知道阿灿话里的意思，于是她赶紧转移话题：

“嘉菱 Catlog 印好了，请你去拿。”

然而林静心底却沁着一丝甜蜜——

会吗？仰轩会是因为她而改变的吗？

从来公司第一天起，林静内心就有这么一个秘密，一个她却即不敢触及，但是却事实存在的秘密。

那就是她依稀觉得，仰轩在她心中不仅只上司的感觉，